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洲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沈以顯

謄録監生臣馮曰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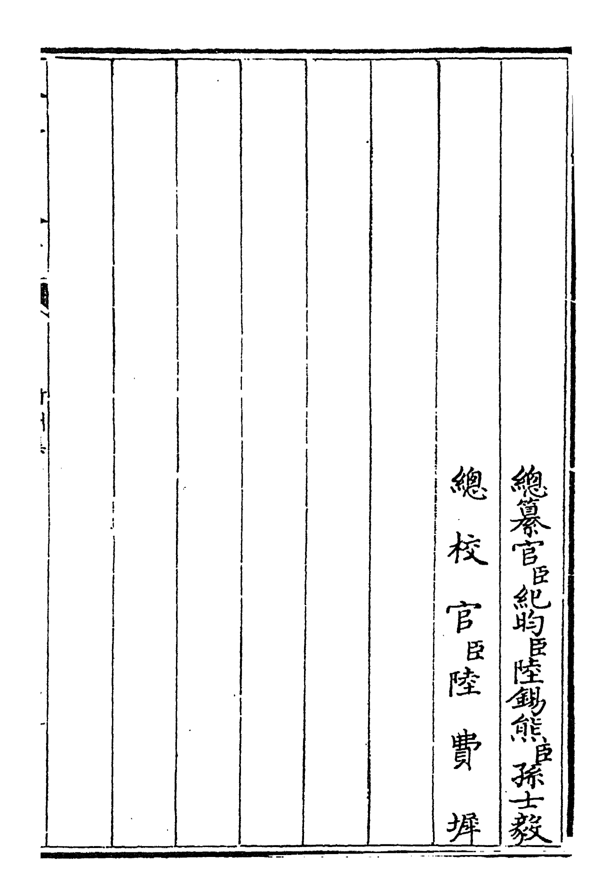
集部四

竹洲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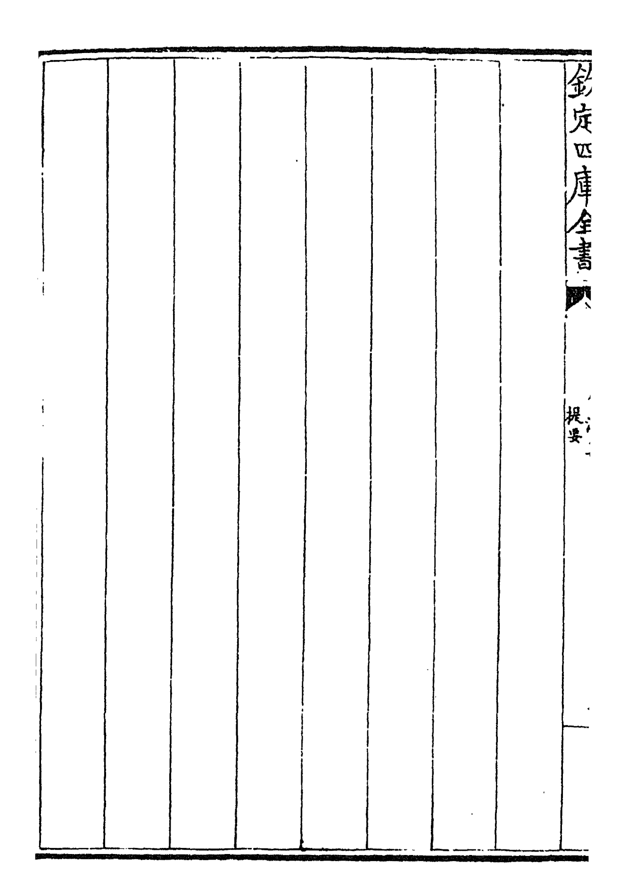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竹洲集二十卷宋吳儆撰附棣華雜著一卷亦儆遺稿也儆字益恭初名偁避秀邸諱改名休寧人紹興二十七年第進士歷朝散郎廣南西路安撫使主管台州崇道觀卒謚文肅生平孝行醇備晚與張栻相切

磋朱子亦推重之集首有端平乙未敷文閣學士程珌序稱其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非俚華而不雕今觀詩文皆近陳師道蓋以元祐諸人為法者其上蔣樞密書論戰和守之俱非與汪楚材書論伊川之徒皆有卓識其芻言中豪民黠吏一條與邕州以互市刼制化外一條亦具吏才非但以文章重也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竹洲集原序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繊穠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彝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華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為於容色地何意於華哉赤圖馬負於霧河綠字龜呈於温洛聖人亦何心於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明器巨者其聲宏量淺者其詞薄才俊而言卓德星而言

醇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斷斷不誣其可揠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穉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在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歴者為甚深而公與其兄授徒棣華旁近數州之士從之遊者歳常數百所以陶育大醇者為尤至晚

而湘南又親得南軒鍼砭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有所攷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亹亹拳拳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厚而施狹曽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奇偉孝皇一見奇之畀以

海陵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蹟其行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珌生也晚視公蓋前輩而公之子載將梓公之集欲珌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公之孫鉉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之端平乙未閏秋之朔程珌序

尚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淳閒人才項背相望

於斯為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時名聲大震事業亦俊偉大略見於龍川陳公贈言其文章則雄深古雅蔚有先漢風非若世之務艱險以為奇事雕鐫以為新也士及門經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為聞人端明程公亦已鋪陳而摛張之不知此皆先生之細耳先生與張南軒諸儒先交漸摩薰陶文行兼備而尤孝於親姑取一事評之方自永寧郡丞終更陛對孝皇奇之即日擢守邕筦且促趨戍騣騣鄉用矣以親老迎養弗

便頗尋香火之緣叒即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壺觴招致其親所素相好者倘徉其中以為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身焉夫人生莫樂於得君今一言寤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歟人生莫樂於行志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樂歟然先生不以結知萬乘為喜而以得遂事親之情為喜不以行吾志為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為快其自處於寂寞之濵未嘗有幾微見於顔面是舉天下之樂無以易其娛親之

樂也沒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見夢於曾孫資深曰內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行何邪盖端明先為內相云爾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豈徒樂以言語文字聞於世而已昔杜工部以世人誤讀其八陣圖詩亦見夢坡翁亟自解說今先生之見夢不在文詞而在孝行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詔其雲仍賢於工部遠矣是可不書為文人才士者告哉聖天子方以文孝移風俗資深既裒輯遺文囊封上進以備乙覽而與其父

鉉每見必惓惓屬為書此夢焉是能世其家者宜牽聯

得書云淳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吕午序

竹洲集卷一

宋 吴儆 撰

奏議

論恢復大計

臣竊惟陛下英畧神武度越高光粤自龍飛鋭志恢復憂廑宵旰十有七年筭計見効邈未有期皆由前後將相之臣為陛下建恢復之策者初未嘗知天下之大勢與天下之大計故其進也或失之太鋭其退也或失之

太速進退遲速屢失事機馴至自沮以至於今間有言恢復者或笑為疎狂或指為迎合雖陛下十七年之鋭志未必不厭聞而逆輕之臣本書生豈足以言恢復之策然臣嘗深究自古英雄所以爭天下混區宇之計試為陛下陳之臣聞天下之大勢有二取天下之大計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利疾戰而緩圖則有養虎遺患之禍宜緩圖而疾戰則有喪師自蹙之災自

湯武以來英雄之所以爭天下混區宇者雖所遭之時不同所成之功或異而其大計未有能易此二者國家靖康建炎之初紛紜未定之勢也紹興治定之後立國相持之勢也粘罕兀朮不能得志於靖康建炎之際而逆亮乃欲大舉於紹興治定之後敵人之計既已失矣方逆亮之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紜迨葛𠢎之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逆亮就戮之初諸將不能渡淮而發一矢葛𠢎定位之後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而定中原

前日之計又已失矣今之議者不深究前日之失而審察天下之勢故持茍安之説者則姑欲保守江左為欲速之計者則便謂中原可平臣願陛下考自古英雄所以取天下之勢而決一定之計公擇將相而久任之君臣相與日夜為謀治兵積粟涵勇韜力以俟彼之勢若彼之勢寖以陵夷則以舟師出其東以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西自隴以圖秦使之見可而進則得以爭利知難而退則可以固守為祖逖

譙梁戰守之計而無桓溫劉裕深入遠鬬之患則中原固在吾度內矣若彼之勢遽以壞亂則糾合諸路之兵水陸竝進陛下身將重兵以天聲震之則一戎衣而天下可定若彼之勢未至陵夷未至壞亂則吾一兵一騎未可輕動然自逆胡亂華甲子行一周矣彼之陵夷之形已見壞亂之期可必惟陛下日夜圖之若厭迎合之論置中原於度外狗苟安之說姑為保守之計臣聞有志於上而止於中有志於中下焉而已臣草茅賤士非

所宜言惟陛下幸赦其愚

論邕州化外諸國

臣聞居安慮危有備無患聖人之至戒臣前任邕州通判適當守將久缺臣前後權州幾及兩年固嘗深究公邊利害竊見邕州化外諸國如大理如羅殿如西南蕃皆遠小僻陋各自安於無事安南主少國危倖臣用事兄弟交兵連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來國勢彊盛獨雄於諸蠻今王名阿謝年二十淳熙三年立知書

能華言國事聽於叔父阿已先是阿謝父歿當立生甫
歲餘阿已攝國事十八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强馬益蕃
每歲橫山所市馬二千餘疋自杞馬多至一千五百餘
疋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服屬化外諸蠻至羈縻州
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騎射好戰鬬又歲有數千人
至橫山市馬以吾撫之之過日益驕橫淳熙四年春臣
恭被聖旨權知邕州任買馬之責自杞酋必程持其國
書來爭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官兵互相殺傷因及其十

餘事皆難塞之請以乾貞為年號初至時臣嚴兵庭見之詞色俱驕臣責以汝國本一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歲來市馬今三十餘年每年所得銀錦二十餘萬汝國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輙敢妄有需求定當申奏朝廷絕汝來年買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及犯本朝廟諱詰責之乃始屈伏况今邕州西至横山邊備日弛戍卒日耗異時為邊患者必此蠻也昔儂智高以廣源州崎嶇百里之地尚能合兩江據邕城連破沿江諸

郡政緣當時帥臣監司不知預為之備所以養成禍根
猖獗至此臣之區區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委自廣西漕
臣與帥臣協力措置以為萬世無患之備蓋廣西州郡
官兵費用並仰漕司鹽利故漕臣之權甚重帥臣之權
甚輕帥臣欲備邊事而漕臣吝惜財計所以備邊常不
足而漕計常有餘今若責之漕臣與帥臣協力庶幾兩
相通融彼此任責使亭障戍卒稍復舊觀非惟可以懾
伏自杞折其萌芽亦可以示安南以形勢使之不敢啓

窺伺之心

論二廣官吏

臣竊見陛下天覆四海子視兆民無有遠近之間雖遐荒萬里之外莫不蒙被聖化沐浴膏澤以自安於無事然遠方官吏容有不能為陛下宣布德意遵奉教條者以臣目所親見廣南西路二十五州其間官吏固多貪貧累衆難待遠缺或武臣援寡難入内地或資格所拘苟就遠小皆非其心之所樂為往往多貪墨苟且而無

功名自喜之心是以所至州縣財賦不給獄訟不平盜賊公行姦贓多有其所以為陛下任萬里耳目之寄覺察此曹使之不敢為非者惟帥臣監司容有資賦柔懦不能舉職務為寬厚不敢按劾甚者至有貪婪暴戾身為不法而與州縣為市雖時有強健疾惡之人欲振其職者又多躁急輕發不能審察事理之輕重謂如州縣間事或為士民所訴或為過客所訐其間不能無撰造增加往往聽之不審便興大獄或送鄰州或送遠郡牽

連枝蔓動數百人反覆窮究有至數年而不決者一夫就逮一家失所或死道路或死笞箠或死饑餓或死瘴疫大獄一竟死者實多以至推鞫官吏亦多不免原其所自只因州縣官吏身為不法而使遠方困窮無辜之人被害至此豈不大可哀憫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應今後除授二廣帥臣監司必遴選有風力知大體者然後付之以萬里耳目所寄或所部州縣官吏有不法者須先依條委官體究如所犯係輕係公只據體究到

事理奏聞乞從睿旨施行惟是所犯有贓有私有情理深害者然後挑擇緊要係重事件差官根勘仍不許牽連枝蔓庶幾州縣貪墨苟且之吏知所畏懼而遠方窮困無辜之民不致枉被重害

論治民理財

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于今六年總核名實信賞必罰筭計見効卓然有成蓋今州縣之吏奉法者多而姦贓者少則陛下嚴治贓吏之効監司郡守每得其人則陛

下親加汰擇之効臣家居田野三仕州縣身所親見不敢誣罔然臣一介之忠猶有區區管見葢國家根本實在州縣州縣之事不過兩端一曰治民二曰理財今之所以上關九重之念下屢有司之責者莫不以是二者為憂而臣以為民不必治財不必理患不知其敝之所從起爾何謂民不必治夫民莫不有自安之理方今兵革休息水旱無有天下之民亦各安業為州縣者但奉法循理無事騷動詞訟到官早與了決官物抄書早與

印給税苗出入早與過割保正戶長親與定差賦税之外不得横斂强梁害民盜賊竊發力與懲治如此則民自安矣何謂財不必理盖天下有足用之財臣嘗為小邑竊見天下州縣初無小大各有財賦源流可以自足為州縣者但能嚴察簿書勿使欺敝關防出納勿使陷失謹守期會勿使拖欠總括科名勿使隱匿措置場務勿使敗壞如此則財自豐矣顧此二者初不難行而今之州縣間容有民未獲安財未足用者其敝有三為守

令者昏懦不立則不能行贓私不法則不敢行謹畏自全則不肯行臣愚欲望陛下明詔臺諫監司以此二者責在州縣昏懦不立者易置閒慢贓私不法者常切覺察謹畏自全者時加責罰至於剛潔自將不畏強禦能為陛下治民能為陛下理財者奬借扶持使得自立其有遊謁之士投納短卷陰險之人撰作匿名豪猾之家泛濫告訐者量其輕重必治無赦庶幾天下清强之官爭為陛下治民爭為陛下理財民無不治財無不足臣

恐漢宣之時所謂吏稱民安者不過如此

論文臣當習武事

臣聞天下之事未有不習而能者習之之久雖中才足以備用苟非其所素習雖有過人之才亦未可以遽用也而況兵者天下非常之事庸可以非所素習之人嘗試而用之哉臣聞有唐盛時諸鎮大帥往往多招致名士以重其府而士大夫亦往往多自幕府出為大帥者故當時詩人有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之語熙寧初

神宗皇帝方大有為以起内外之治選人王韶為平戎策上之曰國家欲制西夏當復河湟得河湟則夏人有腹背之憂神宗皇帝知其言為可用而未遽用也以為秦鳳路管當機宜文字歷提舉營田市易公事凡五年而後大舉以韶之才以神宗之鋭意其於兵事不敢輕以授受如此臣竊見國家平時管軍付之武將遇有緩急則以大帥節制之所謂大帥者往往多廟堂執政之臣其於將佐之能否非其所素知戰陳之竒正非其所

素講士卒之甘苦非其所素與一旦責其身履行陳援枹決戰指麾進退動中機會臣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以臣之愚欲於沿江都統制司參謀參議主管機宜文字幹辦公事等官悉以文臣中有武勇策略喜功名者為之將臣之所以遇其官屬者一如安撫司之禮請給人從亦如安撫司之數仍置僉廳使之預聞軍中符籍財用之事平居無事則日從將臣案閱治事遇有緩急則令居將臣帳前准備商略仍使之久於其任任滿則以

次互遷謂如鎮江機宜任滿則遷建康參議建康參議滿任則遷荆南參議之類如是數年武勇策略之士益習戰鬬之法踐歴既久資望益高異時沿邊帥臣緩急大帥於其中求之必有能為陛下身履行陳援枹决戰指麾進退動中機會者

論選人改官

臣聞法久而必敝敝極而必革此理勢之常然聖人之所不能易也竊見選人改官之法行之已久而流敝之

極在今日爲尤甚此議論之臣每以爲言而陛下之所深察也夫選人改官限之考第欲試之以事而責之舉者蓋欲審知其才試之以事而無贓私之過舉之得其人而無請託之患此固立法者之所深願而亦天下士大夫之幸也然流弊之極至於今日士大夫無特立獨行之操慷慨有爲之志者皆自選人經營舉狀之時立身根本固已摧壞委靡無有能自立於流俗之中而不求舉於人者甚至於搖尾納賂挾勢强取無所不至而

謂天下之賢才可以由此而得此臣之所不識也臣愚竊謂國家進用賢才之大權付之舉官之私意不若付之臺諫宰相之公議而取決於陛下之睿鑒臣聞古之用於人者必四十而後仕七十而致仕古之用人者必三載而後考績三考而後黜陟臣愚欲考古之制為今之法斟酌近年改官之數立為每歲一定之額應選人改官除職事官係朝廷擢用人才自有條例外合用舉狀考第闕陞令錄及改合入官者如無贓私罪犯之人

年及三十實歷四考有出身人實歷三考並令吏部銓量與闕陞如年已四十已上七十已下實歷九考並令吏部長貳歲終剗刷在部及待闕在任之人結罪保明以聞乞降指揮下臺諫及都堂再加審察其間人才猥冗而無可用之實及衰憊疾病不可用之人並合察退無容備數却於年考及格人内再加選擇如年考不應格及雖應格而無可擇之人亦許缺當年之額不必取足其見任待闕之人願候終任赴審察者亦從其便臺

諫宰執既定更乞陛下親賜引見一經睿鑒必無濫進然後降旨特與改官若其間人才政迹卓然可用者陛下時賜睿獎特加擢用則選人請託干進之敝可以少息而孤寒恬退實有才能之人亦有進用之望

論大臣近臣

臣聞為天下國家者必有朝廷大臣亦必有左右貴近之臣二者其職不同而聖人所以待之之體亦異朝廷大臣當待之以誠而使之任天下之責左右貴近之臣

當待之以恩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待之以誠既盡矣而不能任天下之責則國家有公法不可得而廢待之以恩既至矣而復預朝廷之事則天下有公論不可得而掩陛下聖學高明博極今古其於前代帝王是非得失之迹固已歷覽而熟究之矣何待螻蟻之臣區區之言然臣之私憂過計欲望陛下更垂聖鑒深察事體凡所以待朝廷大臣者公擇其人而責之以天下之事其不能任責則國家有法惟陛下所施凡所以待左右貴近

者高其爵禄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則天下公論無得而非國家之法既正則總攬權綱莫此為大天下之論既息則君臣之恩可以終全非惟盛世之美事亦左右貴近無窮之福臣草茅之人不識忌諱然非恃陛下聖明亦安敢及此惟陛下赦其愚

竹洲集卷二

宋 吳儆 撰

奏議

論乞委漕臣同帥臣措置沿邊

臣昨於四月内蒙恩賜對臣僣論邕州化外自杞一族近年以來稍稍强盛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委自廣南西路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邊備蓋縁二廣諸州歳計財用竝仰漕司鹽利漕司量諸州每歳合用之數給之以

鹽使之發賣每鹽一籮一百斤除脚并七分息鈔歸漕司外州郡所得每鹽一籮僅六七貫文邕州每年官兵請給上邊買馬及依法合用之數除兩縣苗稅外常少錢五萬餘貫又運司每年雖撥得鹽七千五百籮付邕州自行搬運發賣緣本州與欽州廉州交趾為鄰私鹽出没難以盡行禁止每年賣鹽僅及五千來籮依上件則例每年只得鹽利三萬來貫外尚欠歲計錢一萬餘貫官吏俸給有至半年不支者所以城壁隳壞將兵減

耗以至左右兩江亭障土軍竝皆廢散今來若不委自漕臣雖是本路帥臣亦不能辦況邕州守臣位卑權輕目前財賦尚自不給委實無從措置竊慮因循日久將來邊備愈見廢弛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檢會臣前奏委自廣西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所有合招填城下將兵增置沿邊土軍人數乞帥漕公共相度施行

論廣西治盜賊

臣初任明州鄞縣尉以捕獲劇賊改官次任饒州安仁

知縣又次任邑州通判皆係多盜去處臣以法外鋤治之幾陷大戮自非陛下天日照臨臣之餘生豈有今日今者得以草茅之賤賜對君父之前臣誠愚無善狀獨於治道三折肱焉敢為陛下陳之臣聞天下有盜猶家之有鼠而人之有病家必不能無鼠而所以去鼠者有猫人必不能無病而所以治病者有藥蓄猫而不捕則鼠或得以晝舞用藥而不早則病必至於日深方今江淮湖海之間盜賊出没以驚陛下之赤子者所在而有

甚者至於殺掠吏士依阻山澤至煩廟筭遣大將發重
兵然後能定凡其所以致此者由帥憲守令罷軟不職
不能治之於早致使賊徒無所畏忌以致滋蔓難圖臣
愚欲望陛下明勑大臣應今後盜賊出沒去處所差帥
憲守令必擇有風力敢任事之臣仍勿以吏事責戎事
勿以文法拘兵法使之得立功立事於繩墨之外又明
勑帥憲守令謹擇巡尉優養兵給重賞罰以使人明威
信以示盜盜發數多與夫不即撲滅定將守令重作行

遣若更遷延或至滋蔓定將帥憲重行黜責若盜發輙得與夫元係多盜去處今來日漸衰息除捕盜官依法推賞外帥憲守令委有措置亦於格法之外重與推賞使之如猫之必捕如病之早治雖時有小小犬吠之警亦不足以貽朝廷之慮如其不然日甚一日歲甚一歲臣恐異時必為東南之患

論廣西帥臣兼知漕計

臣契勘諸州諸道兵民財賦之權自晉唐以來帥臣得

以兼制而專有之本朝懲唐末五代藩鎮之禍始分財賦之權屬之漕臣所謂帥臣者雖名為一路兵民之寄其實一大郡守耳平居無事之時所部州縣既不知帥臣之威一旦有盜賊意外之警帥臣之權復為憲漕所奪調兵賦粟莫之適從方今諸路之敝莫不皆然而沿邊諸路其敝為甚以臣目所親見廣西帥臣任三面被邊之責漕臣專一路裒海之利州郡所用財計盡皆仰給漕臣故帥臣之權甚輕而漕臣之權甚重帥臣欲備

邊而漕臣欲豐財所以廣西沿邊諸郡如融州宜州邕州欽州皆係控扼溪洞及化外諸國去處比年以來亭障日壞戍卒日耗蓋函人矢人所職不同故其流敝必至於此昔儂智高以廣源州崎嶇百里之地尚能合兩江據邕城連破沿江諸郡至煩朝廷遣樞臣將禁旅萬里遠征然後能定緣當時監司帥臣不知預為之備所以養成禍根猖獗至此今宜州溪洞有永樂一族邕州溪洞有田州安平州化外有自杞國皆兵彊地大驕悍

難制欽州與安南最近水陸之所輻輳此其勢豈止儂智高之比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委自廣西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為帥臣者亦合兼知漕司財計庶幾兩相通融彼此任責使沿邊諸郡亭障戍卒稍復元豐之舊非惟可以懾伏溪洞折其萌芽亦可示化外諸國以形勢使之不敢起窺伺之心

論配隸當屯駐大軍

臣聞人之有暴惡猶藥之有猛烈處之得其所則無所

不可用用之非其宜則無不為患臣切見頃年州郡奉行聖旨指揮應犯強盜合配遠方之人竝配隸屯駐大軍交管當時士大夫之論皆以為當盖民之敢為盜者皆桀黠無賴有勇力之人配隸諸軍正得其所後來不知緣何議論致降指揮依舊配入湖南二廣略計諸路每歲所配罪人無慮數千人其間往往多是強盜或未至而逸者或已至而逃亡其能甘心下氣為牢城卒者十無一二湖南二廣號盜賊之區每歲常以數千過犯

逃亡之人增益之而朝廷不以為慮臣不知其故何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來指揮應犯强盗合配遠方之人並仰所在州軍依法斷決外量地理遠近押赴千里外屯駐大軍交管内係湖海作過者押赴水軍其他犯罪合配遠方者擇其强壯堪充披帶之人亦依此施行不惟屯駐諸軍可得强壯之用且使湖南二廣可減盗賊歲增之數行之十年利害灼然可見

論募兵

臣切見朝廷平時以募兵為急而應募者少今歲正是募兵之時而未聞廣募臣不知其故何也臣聞饑歲莫急於防民之盜而防盜莫先於募民為兵蓋饑困之民不能為盜而或至於相率而蟻聚者必有以倡之閭里之間桀黠強悍之人不事生業而其智與力足以為暴者皆盜之倡也因其饑困之際重其衣食之資募以為兵則其勢宜樂從桀黠強悍之人既已衣食於縣官而馴制之則饑民雖欲為盜誰與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

用下可以去民之盜一舉而兩得之孰有便於此者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行下諸路旱傷州軍委自守臣專切措置召募強壯及格堪充披帶之人分送諸軍交管其召募例及起發路費並照前後招募三衙諸軍體例施行如州郡闕乏去處許令截撥上供錢物充費或自特旨降付官會使之錢物有餘則事易辦集

竹洲集卷二

竹洲集卷三

宋 吳儆 撰

政議

富國强兵策并序

聖賢之將欲有為也必因夫民之所甚病與其所樂為而後為之立法更制民情之所未病法雖善而不為民情之所欲為事雖難而必舉禹因民之病於水也故興天下之役以從事於八年之久而

天下不以為擾商鞅因民之樂於富且貴也故驅舉國之人以從事於耕戰之勞而秦人不以為難齊之管仲越之范蠡皆因民情之所甚病與其所樂為而寓之於兵農之間是以國富而民不病兵强而敵不疑今者天下之民其所樂為者莫大於水旱之有備而其所甚病者莫甚於盜賊之不時因民之樂於有備而預為儲蓄之具因民之病於盜賊而教之戰陳之法則國可富兵可强而民不

病敵不疑則亦何憚而久不為也

富國

漢文帝之時匈奴和親海内富庶而鼂錯之策猶欲募吏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贖罪令以東南之力而當天下之費以無事之時而為有事之備財計日殫國力日困而鼂錯之策顧置之而不用雖嘗用之而行之不得其術天下之富民與士大夫之多藏厚積者終莫肯出其有餘以應上之求今某之策欲令内自天府外

至列郡各置賑濟倉准備庫專以通判掌之諸武臣合該奏薦而願奏異姓之親官品未該免役人乞免保正差役一次官吏安置編羈人除贓罪外願乞自便編配乞還鄉流罪以下乞贖罪者各為立一中制令於所在州軍入納錢米各以五分為率所在州軍結罪保明備申戶部戶部籍其所申之數備申朝廷取旨行下特從所乞歲終戶部要其所積行下提舉常平司取見樁管實數如常平之法不許州縣輒有移動如遇水旱合行

賑濟及軍興餽餉合行借兌則開具實數申取朝廷指揮行下提舉常平司支撥應副如數年之間水旱不作邊鄙不聳所積錢米數目巳多則戶部檢實聞奏陛下時發德音放民田租如漢文帝之時實治世盛德事盖斂天下之財而還與天下共用之如前所謂國富而民不病者此其策也

彊兵

三代之時諸侯各自為國故兵制先於備内後世天下

一家故兵制先於備外今者外有强大之敵而内有鼠狗之盜皆其所當備者則兼二者而用之誠今日所當務也何者强敵之為患官兵足以制之而非民兵之所能備至於盜賊之竊發小者數十人大者百千人惟民兵足以制之而官兵之强有時而不及今之論者往往憚民兵之擾而不恤盜賊之暴此愚之所未喻也天下之事固有勞之而實以佚之擾之而實以安之者且如淮南之民皆遷徙暴露之餘耕田力作之役非有多藏

厚積如東南之民之富者而兩淮强壯之法行之已久雖遷徙暴露之民未嘗以為擾者正以逼近敵境而盜賊竊發之變往往而作是以家自為備人自為戰雖勞之而適以為佚擾之而適以為安今者江湖閩廣之間强刼之盜數十為羣者所在而是掠取民財汚及婦女民之惴恐甚於强敵今若因民之所甚病略倣兩淮强壯之法行之江湖閩廣之間選其有勇力伎藝者結為隊伍優給其家器甲所資飲食所給大率令富者出財

智者出慮壯者出力重之以賞罰行之以必信遇有盜賊更相闗集不以遠近各率部伍據險要扼闗津狙便掩擊毋得透逸仍以賊所得之財以其半給部轄有功者被創者數年之後習練已成器甲亦備舉天下之民皆可用之兵天下無事不惟可以備盜賊安吾民而已中原有變則以官兵出征而以民兵居守則内陵外侮之變可以潛消於冥冥之中某前所謂兵强而敵不疑者此其策也

芻言三篇 并序

天下之事有習於所見而察其情者非必賢且智者而後能也某家世故微生長田里其於民之利病盖習見之矣聞之曰養生者防其疾疾去而人自安不必導引服餌而後壽也養民者除其害害去而民自遂不必興利施惠而後可也方今法令明具民亦久安顧所以疾而害之者未去爾故書其欲治民者曰芻言

縣令

天下治安之日久矣水旱不作賦斂有常而閭里之間猶有愁嘆之聲寛恤之詔吏不絶書而遐陬之民或不被上之澤天下有治安之勢而斯民不獲治安之福此其故何也古者天下之民止於事其君故財之供於國者有常數而力之用於上者有常時令者天下之民所以屈身而事之者非止於君而已也蓋一邑之間其上有長令其下有吏之黠民之豪且强者皆其所從受令

者也故財之供於國者一而奪之者有三力之用於上者一而困之者有三此三人常以其權力爭而迭勝而交病天子之民蓋權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權在長令則長令得以為私權在黠吏則黠吏得以為姦權在豪民則豪民得以為横天子以天下之民付之長令而長令以其一邑之權與豪民黠吏爭長而更為之凡所以使民之不安其生而澤之不被於民者皆此三人者之為也然長令之為私其害之及於民者雖大而易防豪民

之為横其害之及於民者雖衆而易服以其自顧惜之心猶重於胥吏也胥吏者終身於其間而其為智也精不愛於其身而其為惡也果故其害於民也甚深而難去古之為醫者以其所甚毒而去其所甚病以其所甚惡而制其所甚毒者蓋有之矣小人之為惡其勢足以相濟而其力亦足以相勝欲去黠吏之為姦莫若假豪民之權欲去豪民之為横莫若陰求其主名而默識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借豪民以去黠吏抑豪民以養

平民而一邑之權伸矣雖然豪民黠吏既已摧伏而爲長令者乃始縱横放肆惟所欲爲而民之病益甚然則宜柰何曰威不可暴惠不欲褻察其狡獪貪墨而敢爲不法者小懲而大戒之其庸懦而無能循謹而寡過者分其權以諉其佐易其難而優其禮使之無失於其名而無憾於見奪甚至於不可已者則亦有不得已焉而無恤乎恩怨如此而後三者之害去矣三者去而後斯民乃始得以安其安而利其利爲政之要宜無先於此

者矣

黠吏

所謂借豪民以去黠吏者致其自爭而吾不與之爭也夫黠吏之為姦常起於上無所畏而下無所忌為之長者其道不可以與之爭非不可與之爭不能與之爭也蓋小人之情窮其變詐而使之不能為姦者難陰有以制其心使之不敢有所肆者差可為也今夫州縣之間獄訟之紛紜賦財之交錯旁出徑入支離反覆其變為

無窮而其端不可考彼之為姦者皆習焉而精其術而為之長或未嘗更事也以未嘗更事之寡而御習姦之衆雖以皐陶之明弘羊之計未必能得其情而無失也古之明者雍容無為不役耳目而黠吏之為姦常有所顧忌而不敢發者操其要而坐制之未嘗與之爭也葢權利之在人必有爭之者爭而不已則其勢有所不便而其力有所不給扼其不便之勢而治其不給之力此楚王之所以斃熊而秦人之所以撓六國也且豪民之

所以能為豪者必先有以制州縣之吏州縣之吏惟其所制而後迫脅平民惟其所欲故黠吏者豪民之所必攻而豪民者黠吏之所深忌也豪民之於黠吏生長於其鄉而習知其人交結於其徒而默伺其短其動靜之纖悉欺蔽之隱微為豪民者日夜搜求採訪而藉之以為刼質之具惟其有以相持是以兩無所爭惟其兩無所爭是以相為形勢而各得其欲為之上者苟於安靜而不知其相濟以害民相倚以生事之為患也何者豪

民黠吏其勢足以相勝而其利莫大於相安故此二人者不可不使之爭也二人者相與交爭而不已則其罪無所隱而其姦不得肆罪無所隱姦不得肆然後平民得以安居無事而爲之上者可以雍容無爲而坐制之矣

豪民

書曰强弗友剛克又曰沉潛剛克夫剛以制强聖人之所不能易也而必貴於沉潛者何也夫威之在天下不

可以人人而加之必將人人而加之則威玩而不肅勢竭而不行足以致怨而不足以為畏是以聖人養之以畢晦時出而用之以示其所可畏也鷹隼之擊必斂其翼虎豹之搏必匿其形天下之所可畏莫大乎不可測也使虎豹之勇跳梁於郊原鷹隼之鷙終日翺翔而不知止則鹿豕狐兔得以為計而無所忌矣古之君子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惟出其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是以威之而不暴畏之而不怨凛然常若有所臨而不敢

自肆也今夫豪民之為横其多散於閭里而其害徧於平民世之有志者未嘗不欲舉其類而盡去之而皆不得其所以去之之術是以深者罪及於無辜察者過失於生事狂妄而不審者反以致怨而取敗上之人患其為害於民而官之不能制也則使之籍其好訟而數犯法者重罪而遷徙之其法非不善也而未聞有以是罪而麗於是法者夫小人之為姦其類何可以盡去而其為罪亦何可以籍按也彼之武斷於其鄉者株連蔓結

非一日之故而其為横也目指氣使陰擠而陽善之未嘗以身自名於官也夫惟其類不可以盡去而其罪不可以籍按故曰去豪民之為横莫若陰求主名而黙識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也古之為兵者莫神於用諜莫易於用聲盖非諜則無以得其情而臨之以聲所以使之自服也天下之無威莫大乎可料而威之所加莫患乎輕發小人之有罪者可開其恐懼自愛之心而不可使之不自安也陰求其主名而黙識之則威之所加

不可逆料而亦未嘗輕發待其犯而重寘之法則為惡者有所懼而亦不至於不自安何者彼猶自愛其身幾全其名以恐懼於其上也所謂出其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天下之所甚懼而不敢自肆者此也

宰相論

房杜

人惟不用於人而後能用人不制於人而後能制人何者有能而可見不若不可見之為全舉事而情得不若

無心而事之所不能加甚矣能之不可隱而情之不可掩也馬之致遠牛之引重孔翠之羽虎豹之皮其能已見於人雖欲不為人用不可得也養虎者不以生物予之養鷹者飢之牧羊者去其敗羣視其後者而鞭之其情一見於外雖欲不受制於人不可得也是故得者失之基也譽者咎之門也榮者辱之本也禍固多藏於所忽而怨常集於榮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古之君子去才與智而退托於無能之地辭功與名而自

處於不爭之域然後能用人而制之以其才全而天機深也唐史臣稱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夫兵危道也諫難言也以英衛之智王魏之辯蹈天下之至危犯天下之甚難終身為人用而不自覺彼房杜者黙不見其所為而坐收天下之功則房杜之所以用天下而制之者有英衛王魏之所不能知此其所以身名俱榮而獨出於諸公之右也

姚宋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變而用其權循天下之常而守其正其道可以為善而可以為不善何者權近於邪正鄰於固人之常情每過於用其所長而流於所偏於是而不善用之固以敗矣漢高帝謂王陵少戇陳平可以佐之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不以安劉之功許之也唐宰相牛僧孺李德裕皆一代之偉人然僧孺迹涉於邪而德裕亦以剛介取敗盖偏於所長而不善用之其敝固

至此也唐史臣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夫崇之於應變誠所長矣而推其所為近於挾數用術以欺其君至其臨大節斷大疑毅然有不可撓者此其所以為善也不然則忽壞梁而建東幸之計與李林甫違農時而獻西還之策何以異也璟之於守文亦誠所長矣而推其所為近於狷介忿躁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者至其禮法自將而姦人不得以行其計論列利害而聞者不以為忤進退之際

雍容可觀此其所以為善也不然斥宮掖之獻而觸姦臣之鋒與周子諒韋月將之徒同被誅殛而何補於天下孟子曰伯夷隘栁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宰相之體貴於通而不貴於所長若二子者可謂善用其所長者矣

竹洲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竹洲集卷四

宋　吳儆　撰

表啓

代賀隆興改元表

代天理物當重熙累洽之期班朔改元得示大正本之義宏基有俶寶歷載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天日凝姿聖神秉德重華協帝治萬國之歡心立子生商膺千齡之景運方且講修庶政祇燕孫謀增光祖宗之功恢復

文武之境泰元授策朔復朔以無期一德享天新又新而不已臣欣逢䖍旦邈在遠藩三朝受四海之圖莫預駿奔之列一劄奉十行之詔惟深欣戴之私

謝賜歷日表

天子承天爰順時而布令日官底日用須朔於諸侯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歷數在躬裁成有道三百有六旬六日行夏之時八千歲為春為秋與天無極臣預叨恩錫敢後布宣正朔所加已逮要荒之表動植之類咸資輔

相之宜

賀王丞相啓

正中臺之拜禮絶縉紳宣文德之麻慶同寰海沴氣銷於萬彙歡聲格於九天粤考本朝號稱名相必繇歷試之久乃允具瞻之公蓋德著而誠孚則主聽不疑功高而望重則人心自服用能進退賢佞振舉紀綱成太平致治之功享身名俱榮之福恭惟某官熙朝儁老名世真儒自秉政機薦專樞柄六年於此庶績其凝内消草

竊之虞外息犬戎之警樞機周密同神爵五鳳之時朝廷尊安增大呂九鼎之重逮茲顯拜允矣師言國勢如持衡惟其平而已天下可運掌夫豈欺我哉況逢堯舜之君輔以皐夔之佐舉元凱而去共鯀人皆望於我公柔遠邇而服蠻夷功可成於吾世某身居散地望絶脩門幸同幽閒之民獲覩昇平之運華夏蠻貊已均被於泰和草木昆蟲寧無心於餘潤

上明州沈丞相啓

天陛策名嘗托化鈞之造海邦隨牒復叨屬吏之陳夫何幺麽之微蹤有此遭逢之幸會輙輸危悃仰瀆高明恭惟某官間代真儒中興名宰居邦而必閒其政本溫良恭儉遜以得之入國而其敎可知蓋潔凈精微深於易者用能乘交泰之運輔知臨之朝夬决羣邪昂新百度凡論道經邦之妙用皆窮理盡性之餘功彼蕭曹丙魏之勛不稱於學術而薛貢韋衡之學無紀於功名越唐以來暨宋之盛雖大儒之間出若名宰之相望至二

者之兼隆曠千載而幾見葢仲尼潛心於文考獨得其傳故阿衡專美於商家莫能與競旋屬北邉之擾潛窺東海之洋眷玆備禦之方無越老成之望獨當一面隱若長城壯形勢於九重讋威稜於萬里太公治齊五月而報政不足進焉周公歸東三年而復歸今其時矣某稟資至陋托勢最孤少起閭閻險阻艱難已備嘗於萬狀長遊庠序嶔嶔歴落為可笑之畸人虀鹽幾閲於一終鉛槧殆逾於百戰歴三舍南宫之選僅叨桂籍之名

餘五年下里之居甫迨瓜時之戍以布韋之餘習居篳
楚之後塵仕路多艱官箴可畏雖三釜喜及親之近而
一行憂作吏之難豈期黃閤之尊猶假朱幡之重倘拜
賜環之命或容歛板之趨淵角山庭睹真宰威容之盛
樓船海鶻觀金城控制之雄播之聲詩被於謠頌雖塵
埃黃綬敢言州縣之勞人庶早晚洪鈞尚托門闌之舊
吏

賀洪樞密啓

中宸廸簡右府登延北斗魁一星已增輝於景緯大司馬九伐宜坐折於遐衝郵布綸言頌騰綿宇某官以尊主庇民之略輔經天緯地之文爰自起家之初薦逮登朝之久奇偉挺特人固不可及者艱難險阻天蓋有以相之屬鄰敵之行成擇廷臣而脩聘冒征塵而遠役敢告瘁於騄騑杖漢節以言旋曾不淹於鴈足顧忠勞之備著宜睠奬之彌隆鰲禁陞榮光復吾家之舊物金蓮入侍榮參天子之私人允諧共政之圖亟預本兵之寄

惟父子全名於松漠事靡前聞而兄弟接武於樞庭古亦罕見諒惟洪濟遂暢遠猷兼明軍國之宜纂脩內外之治樞機周密同神爵五鳳之時道德安强增大呂九鼎之勢輿情亹穆揆位方虛即聽文德之麻允孚寰海之望某重惟庇賤久負眷知嗟少壯之幾何已鄰衰境顧塵埃之若此敢意清流頃辭獨冷之除實為號寒之迫雖舍遠取近庶幾及禄之有期然去逸就難且復敗官之是懼進退失據朝夕以蘄雨及我私已切雲霓之

望厦成相賀敢伸燕雀之誠

知泰州謝執政啓

奉祠散地甫退終更乘障近邉實踰始望誤恩有自戴德何窮伏念某學校陳人州縣冗吏宦塗二紀於此濫隨歲月以推遷親年七十有餘不勝朝夕之喜懼婚嫁之責未畢田園之歸已蕪與其自辱於農賈之區孰若仰祈於君父之禄量能審處以情自歸方虞躐治之愆乃玷分符之選惟海陵之古郡實淮甸之奥區地近俸

優則於奉親為宜時平事簡則於陳力易勉夫何庸妄有此叨踰玆蓋伏遇某官名世真儒應期良弼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功未嘗言義負偃植各安所施才無或棄俯憐樗櫟已逼桑榆特推錫類之仁使畢反哺之志敢不矢心今日竭節他時移孝為忠無負事君之義報恩有所敢忘知己之私

倅邕謝宰執啓

去中州而適粤叨半刺以乘邊雖遠宦之良艱在孤蹤

而已幸顧惟忝冒實有畬緣伏念某憂患餘生衰遲末路念曩日庠序虀鹽之久與平生章句誦習之勤上焉無以取當世之資下焉不能為一身之地抗塵走俗垂二十年號寒啼飢餘三百指計時仰禄若旱望雲况當員多闕少之時而在鴈集鳧飛之數上紆存記曲狥僥求陋如之何敢有居夷之嘆時乎為養固難擇地而安茲蓋伏遇某官師表百僚甄陶萬類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功未嘗言義負偃植各安所施才無或棄致茲寒遠

亦須甄收趨名利於市朝誠非得計行忠信於蠻貊尚

蓋罔功

謝南軒舉狀啓

居官亡狀方遭誣謗之深當路誤知反有薦揚之寵退自循省積有驚皇惟士夫出人之門有女子從夫之義必得其人必得其正乃不失禮乃不失身故上之舉下固豈容輕而下之從上尤不可苟如某者衰遲末路憂患餘生飢寒逼人未免禄仕踈直忤物累速悔尤自知

無以取知於時世亦莫肯有憐之者資章甫而適粵已甘為無用之人負耒耜而之滕久欲為歸耕之計不圖流落乃托照臨迨此一年固多罪矣繩以三尺其可逃乎況城府無自衛之謀而山川有至險之勢横逆猶是必不仁必不忠譖愬不行可謂明可謂遠復私公舉猥辱名言茲蓋某官命世真儒濟時良弼當今之世舍孟子而其誰以覺斯民宜伊尹之自任謂報國莫先得士而觀過可以知仁自媿妄庸有辜奬拔某敢不益堅素

守祇服誨詞誓全節於始終是為報知己之賜敢呈身以僥倖而重辱我師之門

與桂帥張南軒啓

大纛高牙想制閫威容之盛屬韃戎服望轅門兵衛之嚴欣悸交懐夙宵假寐某官淵源聖學師表儒林惟有之是以似之太戊賛於伊陟在賢者識其大者孔子傳之孟軻凡開物成務之殊功皆養氣存誠之餘事用能弘濟於艱難之日而雍容於進退之間雖素位而行不

顧乎外然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徒以交廣要衝朝廷最遠蠻貊賴威懐之略兵民須鎮撫之宜官守恃遠而或媮邊防循習而或弛允資輿望肅付戎昭宅南交秩南訛姑重羲和之命覺斯民以斯道況當堯舜之時我公其歸天子有詔某州縣下列庠序陳人章句誦習之雖勤塵埃奔走之亦久下馬退不能為一身之計上馬進不能取當世之資嗟壯志之幾何已鄰衰境抗塵容之若此敢意榮途顧以罪戾之餘宜寘蠻荒之表故雖遠

戍敢嘆遐遺不圖流落之餘獲托照臨之下以身受察
引領自歸雖仰視墮水之鳶不堪上霧幸南飛遶樹之
鵲未嘆無枝

竹洲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洲集卷十五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馮曰柄

謄録監生臣沈以顥

竹洲集卷五

宋 吴儆 撰

啓

賀汪直閣知九江啓

榮膺新命寵借舊勛上流冠蓋之衝外分於憂寄東壁圖書之府内列於清班用卜眷知實階嚴近伏惟某官文章發於賢業忠義結於主知五馬渡江嘗感會風雲之際四蛇入宇乃流落江湖之間茂隆資望之崇進被

褒陞之寵會遠分於符竹爰入覲於宸旒久不見賈生已躋榮於前席復以為馮翊蓋將試之治民用陞延閣之華增重専城之貴惟險阻艱難備嘗之久而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某久托餘輝彌增善頌大丈夫官至刺史亦足榮矣方欣千騎之迎卿儒者宜謀廟堂反在此邪即聽三公之入

代賀張魏公除樞密使督軍啓

光膺策命進長樞臣兼太公九伯之征督安石諸軍之

事士氣百倍輿論一新某官命世奇才應期碩輔盡護
諸將威名素震於華夷再造皇家勛烈獨高於今古屬
太上兼南北之愛而宗臣更內外之除二紀山林益係
四方之望同時將相獨遺一老之尊蓋天心有悔禍之
期留人傑為興王之用果亟還於湖海遂專付於江淮
人心恃為長城國勢重於大呂將成功於不世復出命
於非常會羣后以徂征當無待七旬之格至太原而薄
伐期立成六月之功某頃守留司深虞邊瑣頗豐府庫

以備師徒逮兹幕府之開乃在海隅之逺莫預功名之會徒深傾屬之私羽檄交馳籌惟良勣願謹饔飧之節永孚家國之休

上明州僉判許狀元啓

起徒步之諸生甫驅馳於黄綬受約束於下執幸托附於青雲天何幺麽之蹤有此遭逢之幸輙憑尺牘祇布寸心某官學問窮六經之源文章發千古之秘日昱乎晝雖奴隷亦知其明嶽峻於天固丘陵不得而學果復

世科之舊允符時論之公雖子儀專再造之功容有齊名之將然管仲受下卿之禮不妨一正之功固宜立致於要津況已結知於當宁韓愈佐董公之府姑借重於幕中賈生深宣室之思即對揚於夜半某下同職官退而省其私何以善其後幸晚生之末學覩當代之偉人雖小巫之於大巫固已望風而伏然後覺之於先覺寧無附翼之誠

謝李鹽使舉治狀啓

居官無狀方遭誣謗之深當路誤知反有薦揚之寵人非木石恩重丘山伏念某家故甚微才惟至陋學焉不適當世之用文止於應有司之求老歲月於虀鹽迫逾十載疲精神於綴緝亦既半生頃辭獨冷之除葢為號寒之迫以書生狷介之習當前人廢弛之餘巧吏舞文豪族犯法獨奮一已之見横當百敝之衝雖職守之粗脩而怨仇之深嫉云云今則獄訟稍希財賦粗足市井以通商賈之有無者粗備衢道以便舟車之徃來者粗

修官舍以待使客者粗安學校以養士子者粗飾故譽
而舉之者或有之矣然詆而謗之者抑又甚焉方造作
於語言以震駭於聞聽雖慈母之於孝子尚疑三至之
言豈蟠木之無先容而為萬乘之器忽被褒嘉之及莫
知僥倖之因憐某田野之起家故許以近民之平易憐
某簠簋之粗飭故嘉其述職之廉勤至讀誨章有少助
孤立之語更加延譽致一時列薦之榮不惟沉痛之獲
伸且喜公道之終在殊恩難報危涕自零茲蓋伏遇某

官直節聳於朝端廣問施於天下揚清激濁辯是與非使强健之吏獲全而告訐之風稍息豈獨塵冗下吏之為幸實衣冠善類之焉依某敢不祗服名言益堅素志敢容心於明陟以上累薦士之公誓全節於始終是為報知己之賜

賀范至能自廣帥鎮蜀啓

光膺宸綍肅鎮坤維伏惟慶慰某官以經天緯地之文輔開物成務之略奇偉挺特人固不可及者艱難險阻

天盖有以相之用能雍容於進退之間而勤勞于中外之務入為從官出為牧守視香山之有何羡焉北踰無棣南踰穆陵雖錫履之征不至此而況德威之所震疊戎索之所懷柔龍媒徠西極之良銅柱謹伏波之約既勛名之益著且歲序之屢更宅南交秩南訛可謂遠也已矣既得隴復得蜀安能久居此乎衮衣其歸天子有詔其云云　猥緣罪戾之餘宜置蠻荒之表故雖遠戍敢嘆遐遺荆州踰望於登樓嚴道忽聞於叱馭南飛遶樹

不勝三匝之悲中流失船更賴一壺之賜

上憲使啓

某官德懋老成氣涵剛大凡開物成務之實用皆正心誠意之餘功肆能雍容於進退之間而勤勞于中外之寄郎闈入直增列宿之光輝使節更持峻外臺之風采有來命世之傑以徯熙天之功徒以交廣要衝朝廷最遠民之究抑或不上達獄之枝蔓或至繁興官吏恃遠而或媮文法循習而或玩疇咨明允用付平反資經術

之決疑以德威而肅下惟名伯教明于南國必也使無
訟乎然望之意在于本朝安能久居此也

竹洲集卷五

竹洲集卷六

宋 吴儆 撰

啓

賀金少卿啓

輟司邦禁進領宗盟方囹圄空虚已洽好生之德而本支千億茂昭惇敘之恩宜我老成妙膺簡在某官彌文飾治盛德範時正色立朝夙著忠嘉之望安貧守節久高恬退之風伯夷直哉惟清叔度淵乎似道頃將使指

入領廷評甫臻三載之成靡有一人之獄璽書加寵已示深知玉牒陞榮益彰優遇雖入趨表著尚仍惟月之清班然伏讀訓詞可卜匪朝之大用某久承德芘深切頌誠汲黯在朝寧有積薪之嘆富平入侍即膺簪筆之榮暑令清和朝端優裕冀慎畀茵之節以承冕旒之休

代洪守賀陳殿院啓

天眷中隆臺端進貳言路慶得人之盛仕途欣直道之行恭惟某官迪德中和養氣剛大孫卿子之學入乎耳

而著乎心韓退之之文宏其中而肆其外自振起於南省已結知於北辰躋榮棲鳳之居借重集烏之府付柱後惠文之事益著休稱果殿中供奉之班光膺進擢益楙一臺之正即陞二府之尊某叨守郡符阻趨賔𢀓鵷行接武方看袞袞之登燕厦傾心輙貢區區之喜

通信守徐侍郎啓

備官澤國尚遠及瓜攝吏泉臺將欣歛板三釜有及親之幸二天期獨我之憐輙輸悃愊之私仰布起居之問

某官彌文華國厚望端朝徳義可尊發强剛毅足有立也名位至重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自摧偃月之堂薦擢昂霄之榦紫荷奉槖皂蓋分符本末源流足國任貨財之計中和宣布鄰邦傳樂職之詩雖壽王久厭於承明而汲直宜居於禁闥積中外踐揚之望為左右輔弼之儲伏念某頃起閭閻叨居庠序大小殆逾於百戰往來幾閒於十年月積毫釐之勤歲有尺寸之進偶上舍占一優之等復南宮居十子之間一命青衫僅脫虀鹽之

苦雙親白髮顧艱菽水之羞適鐘官鼓鑄之司廣幕吏分臨之職尚稽除授猥使攝承雖曰時乎爲貧安能久居此也若乃食焉而避獨不媿於心乎幸今所攝之司乃獲焉依之地儻有錙銖之効少酬升斗之傭登荆州之樓敢言非於吾土促晉公之駕恐即覲於神京

謝洪徽州差權局啓

誠切望霓冬十二月至於七月去年十二月嘗以權局干之至是年七月始有報幸深披露人皆一天我獨二天感歎何窮省循知愧

伏念某頃由學校進列衣冠涉獵不醇深愧賈生之學浮虛寡用益慙楊綰之識茍區區升斗之是營則碌碌尋常之曷進分甘遠闕歸理陳編田百畝而勿奪其時幸給晨昏之養學三年而不至於穀未忘夙夜之廑豈期四壁之窮忽覩兩轓之盛夤緣進見薦辱眷憐攝趙德於海陽雖文拘於三尺洪令攝城下尉以新文罷置賈生於門下已幸遇於一時茲蓋某官治最列城思深前席問羊而知牛之價豈惟察物以窮姦過冀而空馬之羣更欲拔

尤而厲俗猥私謭薄特賜甄收登王粲之樓況復歸於吾土促吳公之駕恐即覲於神京

賀金文除給事啓

宸章進寵夕拜陞榮增重朝廷均歡寰海某官器博而用遠實大而聲宏雅望三朝仰止天民之先覺清名一代凛然松栢之後凋頃從靜退之中進歷高華之選薦持從橐入侍經帷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深結聖神之眷擢司封駮之公歷觀昭代之前除

遠攷本朝之故事凡瑣闥論思之任皆廟堂弼亮之除民所具瞻政將馬徃某久依大庇欣覩殊榮脩贊喜之恭阻趨風於幕履上得賢之頌俟正位於阿衡

上錢通判啓

籍聲名於諸公間久仰宗工之望受約束於下執事行居屬吏之陳夫何幺麽之蹤有此遭逢之幸輙憑尺牘祇布寸心恭惟某官育粹慶源資深學海千仞應覽輝之瑞九臯揚間代之音文雅風流仰故家之遺範聲猷

治行為當代之偉人雖更揚踐之多益峻老成之望相
周昌於諸侯之國寧無留滞之嘆佑田叔於在廷之臣
行襲褒陞之寵其受才無取托勢最孤少起閭閻險阻
艱難已備嘗於萬狀長遊庠序嶔嵚歷落為可笑之畸
人虀鹽幾閱於一終鉛槧殆逾於百戰歷三舍南宮之
選僅叨桂籍之名餘五年下里之居甫逮瓜時之戍顧
以布韋之餘習而居鞏楚之後陳仕路之多艱官箴之
可畏雖三釜喜及親之近而一行憂作吏之難托一枝

於深林幸有依歸之地開萬間之廣厦更資蒙芘之私

謝洪徽州撰休寧縣學記并書啓

木鐸振文已新羣聽銀鈎備法更偉遐觀凡與承學之流實佩宣風之賜切以十室之間必有學蓋黨庠術序之遺凡學之立皆可書實魯頌頖宮之意苟學之不講則德之不脩而言之不文亦行之不遠惟休寧右儒之化自頼川筮仕之初載新黌宇之畢用振文風之陋衡湘為進士皆以子厚為師齊魯言春秋悉本胡毋之說

積二紀漸磨之久號一時人物之蓄伐石治金未有無窮之託思人愛樹空懷勿剪之心豈期名世之賢乃假陋邦之守爰摳衣而願紀蒙泚筆以頌成炳若丹青既不渝於悠久寫之琬琰當有補於將來玆蓋某官道德高古人言語妙天下聲蜚實茂豈碌碌瑣瑣餘子之為事信辭嚴得是是非非聖人之意坐令窮僻寶此瑰奇奉以周旋敢怠書紳之戒更相告語庶消珥筆之風

賀施僉樞啓

寵贊重兵晉叅大政真儒獲用吾道有光伏惟某官學通天人名埀宇宙安時居易休休然如有容焉動容周旋溫溫乎和可知也踐揚藩府善政流聞羽儀天朝貴名日起職文學五載于此極儒者一時之榮其敎可知蓋疎通知遠深於書者必聞其政由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之時而我國家尤謹不虞之備蓋內寧必有外侮雖聖人莫能去兵先近悅然後遠來惟仁者可以無敵惟公懋德為國遠圖兼收文武之才

益明軍國之政當使樞機周密同神爵五鳳之時道德安强增大呂九鼎之勢上方注意而未艾公亦有辭於無窮某農疇餘生桑榆晚景久偷安於散地已絶望於榮途傳聞顯策之頒踴躍大鈞之播蓋老驥雖伏櫪壯心猶在於莫年而聖世無錮人幸會親逢於今日雞犬寧忘於仙去蓋帷詎忍於遐遺綆持千尋之長或垂仁於當路身在三途之險惟仰望而呼天

上史樞密啓

質經義之疑嘗接諸生於館下備賊曹之警復依萬石之里中夫何幺麽之資有此夤緣之幸輒輸愚悃仰瀆威嚴恭惟某官德備而知周器博而用遠學優聖域溢為翰墨之光名冠英躔積此縉紳之望頃繇學省進涉諫垣朝夕論思入侍金華之重夙夜有寀亟躋右府之尊方優渥之浸隆於激流而勇退雖久安於緑野實係望於蒼生北斗魁一星曰天樞昔已光於天象冢宰統百官掌邦治行即慰於民瞻用攄久大之圖式究太平

之業

賀洪樞密除參政啓

揆路參華樞庭冠寵寬九重當饋之嘆於側席之久慰四海具瞻之望於虚位之時日月光華風雲感會其官望高降嶽道備經邦以覺斯民宜伊尹之自任當今之世舍孟子而其誰晉叅大政益隆茂績疆埸俾入年穀用成肆兼軍國之容久佩安危之寄上意可見輿情允歸夙夜基命單厥心已底無虞之盛朝夕納誨輔台德益

隆不拔之基履兹覆載之間永被安樂之福某登門滋久賀慶惟深綆持千尋之長況當路有垂仁之望身在三塗之阻惟呼天幾拯已之私

謝鄭憲舉狀

備藩維之佐無最課之可書乏左右之容忽剡章之誤及退自循省積有驚惶惟士夫出入之門有女子從夫之義必得其人必得其正乃不失禮乃不失身故上之舉下固豈容輕而下之求上尤不可茍如某者衰遲末

路憂患餘生念平生章句誦習之雖勤與曩日庠序齏
鹽之既久下焉不能為一身之計上焉不能取當世之
資號寒啼饑踰三百指抗塵走俗垂二十年自量無以
取知於時世亦莫有肯憐之者章甫適粵已甘為無用
之人扁舟去吳姑欲為自全之計不圖流落乃托照臨
迨此一年固多罪矣繩以三尺其可逃乎獨仰賴於優
容每曲垂於覆露復私公舉猥辱名言茲蓋某官四海
儒宗一時儁老立朝大節一人所深知天下所共知嫉

惡剛腸君子之大幸小人之不幸激流清濁之黨廉立貪懦之風自顧妄庸有辜奬拔某敢不益堅素守師服誨詞誓全節於始終是為報知己之賜敢呈身以徼倖而重辱我師之門

上明州制置

西清進直東國啓藩總節制於十連憺威靈於萬里況叨屬吏尤劇傾心某官德茂老成氣養剛大兼全數器經綸自得於胸中博極羣書糟粕不專於紙上蚤緜州

縣自結冕旒擁使節於王畿冠諸道光華之選分守符於天府高一時彈治之聲薦擢貳於版曹實仰成於心計裕民足國息費養兵不辭衆怨之歸出處羣賢之表卓有凝績益大隆名倚巖陛之登庸適海邦之謀帥路車乘馬暫勞申伯之於宣成國夏墟即慶晉公之入覲某單孤末緒佔畢寒生遊膠庠幾閱於一終懷鉛槧殆逾於百戰偶上舍占一優之等復南宮居十子之間薦獲齒於簪纓浸服勞於筮楚不圖幸會獲出照臨冐昬

矢以前驅預切趨風之喜褰車帷而問俗即諧披露之私

代王侍郎通揚漕

督府備員嘗陪入幕晚途起廢復貳乘軺仰德宇以爲依附愚衷而若屬某官忠貫日月名震華夷脩玉帛於兵革之交動金石以精誠之異大節若此詩書所稱何以加厥功茂焉蘇張之使其猶劣雖中外踐揚之既久而忠勞勸奬之未崇方賢智不足之時正睿聖有爲之

日閱山待節姑借重於漕臺魏闕流恩即躋榮於禁路
某數奇寡偶屢試罔功嗟壯志之幾何已鄰衰境念章
恩之若此敢意榮途猶欣覆轍之餘得托後乘之末惟
大匠之規矩當務持循而一時之英豪且期親附

與漕使

持斧繡衣想漢使威容之盛屬𩍐戎服望周原旌節之
華欣悸交懷夙宵假寐輒輸危悃仰瀆高明某官學總
百家才高一世筆精墨妙揚巨刃以摩天雪白蘭薰謁

貴名之起曰有來命世之傑以徯熙天之功朝廷以交廣之衝夷夏所屬允資心計之良肅領膚使之重錢流地上已寛南夏之憂人自日邊行拜申宸之寵

賀洪景伯除中書舍人

西垣進直地分兩制之華北省躋榮權峻六曹之押肆號令文章之煥發知朝廷政事之脩明某官學極羣書身兼數器筆精墨妙揚巨刃以摩天雪白蘭薰藹貴名之起曰自振淹於湖海益騰望於縉紳分兩郡之符最

治平於天下給六軍之餉專屬任於關中薦更禁路之
華進極儒林之選禮樂正奉常之舊老先生意未能言
絲綸傳内相之詞他學士筆不得下有來命世之傑以
徯熙天之功屬邊鎮之未寧正國家之多事外應軍書
之急内敷德意之深豈惟播告脩明鼓四海奮忠之氣
必且討論獻納善一時厭難之謀北極運樞中臺當軸
即聽路朝之誕告允孚寰海之具瞻某久預登門居深
賀廈身墜三途之阻日仰望而呼天綆持千尋之長或

垂仁於當路

安仁交代

傾蓋相從方嘗披覩及瓜請代乃獲交承自惟奇蹇之蹤有此遭逢之幸某官天潢流派聖域窮源自振章布之中不為紈綺之習粲花論上擅一時翰墨之場淡墨名中高列聖神明之胄屬公朝之核實試遠業以近民乃屈宏才來臨小邑雖士夫有淹才之嘆然吏民實幸公之來不謂妄庸遂資成就伏念某受才無取涉世最

迂頃辭獨冷之官實為號寒之迫以書生狷介之習當前人廢弛之餘巧吏侮文豪族犯法獨奮一已之見橫當百㪫之衝今則獄訟粗平財賦粗理市井以通商賈之有無者粗足館舍以待使客之往來者粗安學校以養士子者粗脩塗巷以安車馬者粗飾譽而舉之者容或有矣謗而誣之者抑又甚焉已試罔功舊政無告於新政旁觀已久後車可戒於前車

答雷州馮守

去中州而入粤叨半刺以乘邉曾脩問之未遑辱詒書之先及眷存至矣循省惕然伏念某憂患餘生棲遲末路念曩日庠序虀鹽之久與平生章句誦習之勤上馬無以取當世之資下馬不能為一身之計抗塵走俗垂二十年號寒啼饑踰三百指計時仰禄若旱望雲陋如之何敢有居夷之嘆時乎為養固難擇地而安不圖流落之餘獲托仁賢之後風流固在超軼難追某官學總百家才高一世千仞鳯覽輝之瑞九臯揚間代之音掉

鞅英躔飄飄有淩雲之氣蜚英榮路赫赫乎逐日以新分風月於南交出絲綸於北闕大丈夫官至刺史亦足為榮卿儒者宜在廟堂何乃居此即被十行之札歸奉萬年之觴朱夏應時黃堂多暇願謹饔飱之節永孚家國之休

竹洲集卷六

竹洲集卷七

宋 吴儆 撰

書

上蔣樞密書

某聞天下之大勢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敵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而敵國相持之勢宜緩圖利疾戰而緩圖則必有養虎遺患之悔宜緩圖而疾戰則必有喪師自蹙之災何者紛紜之初國無定君君無

定臣勝則鴟張敗則瓦解故於此時利疾戰以決一勝緩則敵國之形成割據之患生勢無及矣敵國相持之後上有君矣君有臣矣人心既附則不可以遽離形勢既固則不可以遽奪故於此時宜緩圖以待萬全之舉而欲僥倖於一戰幸而或勝必至於敗不幸而敗必至於亡古之知兵者之所深忌也自三代之衰天下之勢或離或合相為循環而其所以興敗之機未嘗不由於此秦之興也天下之勢立敵而相持故其計出於緩圖

漢高祖之興也天下之勢紛紜而未定故其計出於疾戰光武知高祖所以得天下之勢故不置隴蜀於瘡痍未瘳之時本朝太祖皇帝知秦之所以取六國之謀故遺諸國於太宗皇帝之世曹操苻堅不知敵國相持之不可以疾戰故喪赤壁淝水之師以成吳晉之強唐肅代不知紛紜未定之不可以緩圖故置河北於度外以成藩鎮之禍謀人之國可不審哉恭惟國家自靖康以來天下之勢蓋屢變矣建炎再造之初紛紜未定之勢

也紹興治定之際敵國相持之勢也粘罕兀朮屢衂於再造之初而顔亮欲僥倖於治定之際敵人之計既已失矣而前日諸公之謀復不知大勢之所在蓋顔亮就戮之日中原幾於紛紜敵嗣定位之後南北幾於立敵諸將當紛紜未定之時不能越淮而發一矢曁敵國之勢已定乃欲長驅而定中原前日之計又已失矣今日審天下之勢而定緩急之計閤下之任也今之士大夫相與建議於朝廷之上而遊談於道路之間非和則守

非守則戰夫和與守與戰三者一時之計而非天下大計之所在也天下大計之所在必先審天下之大勢而預定焉大計既定則與之和焉可以驕其志戰焉可以疲其民守焉可以乘其隙苟惟不然則和必失於苟安戰必失於輕舉守必至於自畫苟安則有異時之患輕舉則有目前之變自畫則無安靜之期閣下於此固已深察而審處之矣某草茅之賤士庠序之陳人論天下之大計以納於不測之誅惟閣下察其所言非出於因

時附會而遷就其說也

見辛給事書

某不肖無善狀獨嘗習句讀為詞章自幼至今三變其學矣其始也蓋捜章析句比諧律呂謂之詩賦稍長以為是俳諧之具爾不足學去而學經其學以類聚善附會為富其文以淺切陳熟守邊幅為工若書若詩若禮春秋皆嘗學焉以遊上庠上庠之士與其師或以為能又稍長以為是詩賦之畀律耳聞古之人有學古道為

古辭者其人曰韓柳氏其文崛奇偉麗㢮嚴正雅非今世舉子之所謂文也就而學焉玆誦其言規其影響既專亦久信二子之雄於文未可以伯仲論也又稍長以爲是雖工無以異於鄉之所謂賦與義者操履之方出處之節二子容有議焉子韓子勇於前而怯於後子柳子辱於始而悔於終蓋後之怯適足以敗前之勇終之悔不足以蓋始之辱至於前勇而後不怯始無辱而終無悔操履出處明白全粹可師可法者將棄其學而學

焉未之見也伏惟閤下曩以直道忤權貴失諫官斥而不用者垂二十年其名而復用也人意懲前日之黜或少貶以求進而閤下正色危論復以不合引去蓋韓子怯於一跏而閤下鋭於再舉柳子悔於一失而閤下終無可悔有韓子之勇而無韓子之怯有柳子之黜而無柳子之辱是所謂明白全粹可仰可法而某未之見也某新安之鄙人新安之於番郏魯之邦也而某宦學四方迄無趨走受約束之幸兹緣攝吏泉府平日之所仰

法而末之見者將得以自竭時進於前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寛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况於親炙者乎

上王丞相書

某聞之傳曰人主論一相又曰一相處乎内蓋權分則勢敵勢敵則情異堯舜三代之盛創業中興致太平之君未始不專任一相者誠懼其權分而情或異也而况

於後世人才衆多孰與堯舜三代之世君臣相與又孰與堯舜三代之世甚矣一相之難立而功業之難濟也宣王之興去文武之世為未遠也當時在廷之臣其才足以任天下之重者惟仲山甫仲山甫宣王之所以舉天下而聽之者亦惟仲山甫仲山甫之所以相宣王者烝民之詩八章尚可考也蓋嘗反覆其詩至於四章言其明哲保身六章言其愛莫助之然後知仲山甫之所以相宣王者蓋甚艱且瘽也明哲保身為邦國若否言之也愛

莫助之為不畏强禦言之也惟仲山甫本之以柔嘉之德出之以令儀令色而守之以小心翼翼故能君臣同德任使賢能明文武之業大復古之功後之中興者莫加焉恭惟主上接千歲之統大丞相任一相之重某小臣也不敢諛不敢誣敢為大丞相賦烝民之章而不知所以裁之也某皓首州縣所至不偶且重得罪頃自邕管佐吏終更造堂於大丞相無一日之雅可以自託無一言之善可以自見而大丞相以一見之頃引而使之

見上擢守邑城謂某或可以備疆吏也某以親老自言又蒙優恩畀之祠禄大丞相之於某可謂曲成而不遺矣然大丞相何私於某而某亦何得於大丞相其所以區區欲進其說者非某一介之私幸也

上姚樞密書

某竊嘗妄論宰相之用人當以忠信為主而以才術為用忠信之士雖或不足於用而終歸於正才術之人雖或可與立事而終多反覆荆國王公之取人以才術為

先故元豐之黨多小人司馬溫公之取人以忠信為本故元祐之黨多君子二者不可得兼以元祐之忠信為腹心而以元豐之才術為手足則天下之事可以必成而無後患某學校之陳人州縣之冗吏才術固非所長而忠信所可自勉恭惟某官方籠天下之才以起太平之治如某等輩試揹一煩難之任使之自効必不肯碌碌苟升斗之祿而已

又

某聞士之求見於王公大人也非訴窮以祈哀則頌德以求悅今某將有煙瘴萬里之役而無辭以白大人某之窮不勝訴也而某不訴閣下位為股肱執政之臣而措國勢於安平無事之地閣下之德不勝頌也而某不頌非某之情獨與人異也使士之訴已之窮而皆哀之則亦不勝其哀也使士之頌閣下之德而皆悅之則亦不勝其悅也然則訴窮以求哀頌德以求悅竊計閣下之門不少乎此也不頌德以求悅不訴窮以祈哀而猶

切切焉脩辭以為贄納謁以求通俯伏奔走旅進而旅退者此復何也某聞天下之事常患乎上之人不能知而下之人不能言今者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往往皆知之而不能言上之人雖能知之而莫有為言者此某之所以日夜念此思得雄量全德其心休休焉樂聞善言如閤下者而試一言焉乃今而後遇也某頃居閒有富國彊兵策并序三篇謹以為獻

竹洲集卷七